
《儀禮》飲酒禮用觶小議

張光裕

恆生管理學院中文系

《儀禮》飲酒禮中之飲器，大別有爵、觶、觚、角、散五種，而今日所見前四種青銅器之稱名皆宋人所定，經比對現存青銅器之同名器物，知青銅爵、觶、觚乃流行於晚商至西周前期，後此蓋未之見。《禮經》稱述之「爵」、「觶」、「觚」，其形制是否與商周所用者相同？抑其器形已隨時代遷遞而有所變化？

再者，以今本《儀禮》與武威簡本對校，爵、觶、觚三者稱名，每因古、今文本而互有異文。「爵」、「觚」二名，於《禮經》中又時有互作者，其稱名問題，益見複雜。本文擬就文獻稱述及今日所見實物作比較討論，對《儀禮》飲酒禮中之用觶問題重加檢視。

關鍵詞：《儀禮》 飲酒禮 觶

《儀禮》飲酒禮中之飲器，大別有爵、觶、觚、角、散五種，而今日所見前四種青銅器之稱名皆宋人所定，¹經比對現存青銅器之同名器物，知青銅爵、觶、觚乃流行於晚商至西周前期，後此蓋未之見。《禮經》稱述之「爵」、「觶」、「觚」，其形制是否與商周所用者相同？抑其器形已隨時代遷遞而有所變化？容庚先生曾懷疑商周青銅爵形器「是否即《儀禮》中所用未可知也」。²《說文》云：

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今案宋人禮圖所繪「爵」形，正於器身嵌一鳥雀形，蓋疑宋人乃據說文「飲器象爵」而取象者也。至於禮書稱爵，有「足爵」及「廢爵」之別，今所見爵多為前者，後者則極為鮮見，有以為扶風雲塘出土西周窖藏之伯公父勺即「廢爵」之屬，今暫不詳論。

經注及禮書中又有以器物容積多寡作稱名之劃分者，如《士冠禮》：「有筐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鄭注云：「爵三升曰觶。」《說文》則云：「《禮》曰：『一人洗舉觶，受四升。』」《周禮·冬官·考工記下》：「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賈疏云：「釋曰，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宋王黼《博古圖》卷十四下總說亦云：「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聶崇義《三禮圖》所列觶、角、散三器，圖形完全相同，

1 例如宋呂大臨《考古圖》卷五頁六於「主人舉爵（新平張氏）」下云「以上四器，形制文飾相似，謂之舉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今禮圖所載爵皆于雀背負瓊，經傳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器前若喙，後若尾，足脩而銳，其全體有象于雀，其名又曰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又卷五頁十六「觚（廬江李氏）」下云：「腹作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曰破觚為圓，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以為角隅（今四隅乃安獸處），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引者按：《論語》「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疑即此也。另《考古圖》卷四自「持戈父癸卣」以下觶形四器皆入於卣類而無說。至於「觶」名亦宋人所定，或不稱器名，或但稱共名曰「尊彝」、「彝」。

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87。

圖說則以三升、四升、五升予以分別。《論語·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馬融注云：「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以上所言諸器升數，似皆據《韓詩》為說，其制實未有定式。如以今日所見商周青銅爵、觚、觶、角之體積相比較，亦未必能夠相脗合。今擬利用現存戰國時期青銅酒器之形制及花紋，結合相關文獻，對上述問題試作粗略申說。

戰國射獵宴饗紋青銅器中，時見手持高身類似觚形飲器，如首陽吉金藏宴射刻紋畫像匜、³上海博物館藏宴樂畫像紋杯、⁴成都百花潭出土畫像紋壺、⁵保利博物館藏畫像紋壺⁶等器皆可得見，有以為該飲器即青銅觚之屬，⁷然觚之稱名乃宋人所定，且青銅觚只流行於商晚至西周前期，已見前述，圖中飲器是否可逕稱為觚，固有可議，且當時刻繪比例形態，是否能如實反映實物形制，亦難以確定。又今所見青銅觚「腹小而口侈，所容不多，飲時酒易四溢，且腹下或有鈴，有端拱之意，與他飲器不類，則觚之是否為觚，不無可疑。」⁸年前於西安出現一件西周初年青銅觚形酒器。其圈足內壁有銘文四行，器銘自名曰「同」。⁹學者間遂引《尚書·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王）乃受同瑁。」為說，並以注釋者多視「同」為「酒杯」之屬為證。¹⁰然青銅觚自名為「同」，目前仍屬孤證，戰國射獵宴饗畫象紋青銅器所見類似觚形器者，能否逕稱曰「觚」或「同」，固亦難遽予論定也。

3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圖錄12。

4 馬承源：〈漫談戰國青銅器上的畫像〉，《文物》1961年10期，頁26。

5 四川省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年3期，頁40。

6 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186。

7 周亞：〈首陽齋藏金二三議〉，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306。

9 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2期，頁30-33；王占奎：〈讀金隨札——內史亳同〉，《考古與文物》2010年2期，頁34-39。

10 同上注。又請參考王國維：〈周書顧命考〉、〈書顧命同瑁說〉，《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引者按：宋人禮圖所繪觚器，其形狀確如帶柄杯。未知是否受注文稱同為「酒杯」之影響。

今案商周青銅觶體形多屬矮短，《儀禮》成書年代，已晚及戰國，書中稱用之觶之形制是否依然相同，從年代差距比觀，固不能令人無疑，且遞及春秋，形狀較為矮短之商周「觶」形酒器已不復見。然檢諸傳世及近年出土西周青銅觶形器，間亦有高身束頸，口作喇叭形者，如上海博物館藏西周早期父庚觶，¹¹ 陝西梁帶村出土西周青銅觶，¹² 1975年扶風召李 M1 墓出土西周青銅觶，¹³ 1976年扶風莊白出土西周早期蕉葉紋觶，（寶雞博物館展廳陳列高身觶兩件，無說明出土地點，或即此二器）。¹⁴ 又 2005年5月曾見私人藏觶，亦高身，口稍窄，時代似略早。類似形制為數雖然不多，然其出現實在別具意義。蓋春秋以降，徐、楚間則出現一種與上述父庚觶形制近似之鐏形器，如徐王義楚鐏，¹⁵ 就形制而言，兩者之間容或有傳承之緒，因疑《儀禮》所述戰國年間所用之「觶」，或非常見矮短之商周「觶」形器，而應為與「鐏」形相類之酒器。王國維先生於〈釋觶、觶、卮、罍、甗〉一文，對「觶」之稱名問題，早有卓識。¹⁶ 該文大意云：徐王義楚之祭罍，形與觶同，罍、鐏二字，即《說文》之甗，而《說文》中「觶」、「觶」、「卮」、「罍」、「甗」五字之音同出一源，其實亦同屬一字。《說文》云：

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
從角，單聲。觶，觶或從辰。觶，<《禮經》觶。

- 11 上海博物館編：《認識古代青銅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頁105第28號。
- 12 銅觶器號為M502:99。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韓城市景區管理委員會編著：《梁帶村芮國墓地：2007年度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13 羅西章、吳鎮烽、尚志儒：〈陝西扶風縣召李村一號周墓清理簡報〉，《文物》1976年6期，頁64。
- 14 羅西章、吳鎮烽、尚志儒：〈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文物》1976年6期，頁54。又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第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頁27、125。寶雞博物館陳列見於2012年6月。
- 15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銅器圖錄》（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下冊下編，圖下肆零玖。
- 16 王國維：〈釋觶、觶、卮、罍、甗〉，見《觀堂集林》卷六。

古「卮」字作「觶」，是「觶」、「卮」為一字。《說文》又云：

觶，小觶也。

《急就篇》顏本「蠡斗參升半卮觶」，皇象本「觶」作「簞」，假「簞」為「觶」，可證「觶」、「觶」是一字也。又《說文》：「卮，一名觶。」是「卮」、「觶」亦為一字。「罇」、「罇」二字亦本一字，蓋古書多以「罇」為「專」，如《急就篇》顏本：「罇罇」，皇本作「罇罇」，賈誼〈鵬鳥賦〉：「何足控搏」，《漢書》作「罇」。

由王氏所論可以推知，類徐王義楚罇之罇形器，實皆可稱曰「觶」，而《儀禮》中「觶」之形制或可據此類同時代之實物予以推說，戰國射獵宴饗畫象紋所見類似觶形器者，亦或仍係器體較高之「罇」、「觶」類屬。至於《說文》所見「觶」之重文「觶」字，則可據《儀禮》武威漢簡本予以印證。武威甲本〈特牲〉「主人拜，尸鄭觶」，沈文倬云：「簡本〈燕禮〉第 17 簡，〈有司〉第 40、第 41 簡作『觶』各一見，〈泰射〉第 40 簡作『觶』一見外，餘均作『觶』……作『觶』作『觶』均用今文或本。」¹⁷ 可見觶之異文或別名，於戰國至秦、漢間容有歧異，讀禮者似又不可不察也。

再者，以今本《儀禮》與武威簡本對校，爵、觶、觶三者稱名，每因古、今文本而互有異文。如武威《儀禮·特牲》：「尸左執爵，右取菹，搗醢，祭于豆間。」陳夢家《校記》云：「爵，今本作觶。」¹⁸ 王關仕云：「觶、爵義無別。《禮記·檀弓》：『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且今甲本前言洗觶，後言卒爵者多，〈士冠〉：『實勺觶。』鄭注：「爵三升曰觶。」則爵為總名。〈有司〉：『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注：『古文觶皆為爵，延熹詔中校書定作觶。』」¹⁹ 今日所見商周青銅器中，有伯公父

17 轉引自張煥君、刁小龍：《武威漢簡「儀禮」整理與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115。

18 轉引自《武威漢簡「儀禮」整理與研究》，頁 113。

19 同上注。

勺者，²⁰ 銘云：「白（伯）公父乍（作）金爵，用獻用酌，用鬯（享）用孝。」銘中自名為「金爵」。審其形為曲柄杯狀器，與商周青銅爵形器截然兩樣，而與上文引述《尚書·顧命》所稱「同」形若「酒杯」者則類近。再者，「爵」、「觚」二名，於《禮經》中又時有互作者，其稱名問題，益見複雜。

他如今本「觚」，武威簡本又每從木作「𣪠」。《儀禮》經文中亦見「觚」「觶」、「觚」「爵」或「觶」「觚」有互文之例，如《儀禮·燕禮》主人獻賓：「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主人坐奠觚于篚。」鄭注：「古文觚，皆為觶。」又《儀禮·燕禮》賓酢主人：「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鄭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儀禮·燕禮》賓媵觶于公：「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鄭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句讀》：「陸氏觚依註音觶。」《儀禮·大射》主人獻士及旅食：「士長升拜受觶。」鄭注：「今文觶乍觚。」又《儀禮·大射》賓舉爵為士旅酬：「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鄭注：「今文觶為觚。」又「賓降洗象觚。」鄭注：「此觚當為觶。」《句讀》云：「凡旅酬皆用觶，故知觚當為觶。」由是可見，爵、觶、觚之相混，似非單純因古今文之異，亦非僅字誤或異文故也，《禮經》所指「爵」、「觶」、「觚」三器，除其體積有大、小之異外，其形制與用途疑或因多類同，故易生歧異耳！職是之故，前云《禮經》所見飲酒禮中用「𣪠」，主要與「觶」相配，今既知見飲酒器之稱名竟因背景複雜而參差若是，故不排除「𣪠」或亦可配「爵」使用。

去歲於友人處新見西周青銅爵一件，²¹ 通高 16.5 公分，器形簡樸，器身僅飾弦文三道，然靠鑿部位斜插一扁長帶柄條狀物，亦為青銅鑄製，長 17 公分，上半為鏤空鳳鳥形，下半平素，末端與爵底原有殘留物呈膠著狀。扁長柄狀物上半為鏤空鳳鳥，工藝精湛，鳳首頭頸飾羽毛狀回紋兩行，配以鉤形鳥喙，昂首睨視，抽象式鳳冠

20 伯公父勺二器，各 14 字，陝西省扶風縣黃堆鄉雲塘村窖藏，見《文物》1978 年 11 期，頁 9 圖 13。

21 《青銅器——形式極致之美》（香港：匯寶閣古美術，2011 年），頁 9-14。

環罩鳥首，上伸鳥爪，拳曲有力，攝人氣勢，與爵身之簡樸形成巨大對比。新見組件之青銅爵乃飲酒器，因疑所附條狀物或當為「醴柶」之屬。新見「爵柶」之組合，或有理由令人相信，亦當為古代禮制之子遺。而不獨禮書所見「觶柶」相配為然也。

要之，倘今日所見商周青銅爵、觶、觚諸器，與《儀禮》中稱述之同名用器，未能互相對應，行禮如儀云者，所持標準如何擬定，或需重新檢視。治禮學者更應細加尋繹，探其究竟，會當有助對《儀禮》名物形制之釐清，有關成書背景及所述內容是否純屬追記等問題，亦可同時作深入之思考和討論。

On the Use of the *Zhi* Goblet in Drinking Rites of the *Yi li*

CHEUNG Kwong Yue, Alex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The drinking vessels used in drinking ceremonies, as described in the *Yi li* (Ceremonies and Rituals),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The first four of these categories, as applied to extant bronze vessels, were all determined by Song scholars.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hese vessels, we know that the *jue*, *zhi*, and *gu* vessels were all popular from the late Shang through the early Western Zhou, but after this are unknown. Were the three types of vessels described in the ritual books as *jue*, *zhi*, and *gu* identical with those us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Or did they evolve through the ages?

Moreover, comparing the received text of the *Yi li* with the bamboo strip version from Wuwei, the use of the terms *jue*, *zhi*, and *gu* shows some variation. The *jue* and *gu* are sometimes used in free variation in the ritual books, so the problem of classification is even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appeared at firs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se vessels by comparing the textual accounts with actual objects extant today, to at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 of the *zhi* vessel in drinking rites.

Keywords: *Yi li* (Ceremonies and Rituals), drinking rites, *Zhi*